

落实落细党的二十大精神，夯实粮食安全宣传根基

——以隆平水稻博物馆为例

孙中华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第四部分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其中第三小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提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隆平水稻博物馆作为中国首家以水稻文化科技为主题的专题性博物馆，以展示中华民族深厚的稻作文化和农耕文明，宣传中国杂交水稻科技成就，弘扬袁隆平院士科学家精神为主题，定位成为国际领先的国家级农耕文明展示窗口和青少年感知体验中华传统农耕文化的重要平台，是国家二级博物馆、全国粮食安全宣传教育基地。笔者结合工作实际，以隆平水稻博物馆为例，就怎样落实落细党的二十大精神，夯实粮食安全宣传根基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充分发挥基地功能 提升阵地“引力”

隆平水稻博物馆始终秉持“传播稻作知识 弘扬农耕文化”宗旨，以水稻为主题举办了三大基本陈列，分别为“稻米香万年——中国水稻历史文化陈列”“奇异的旅程——水稻的一生陈列”和“梦想成真——袁隆平与杂交水稻陈列”。三个基本陈列运用多种技术手段，以环幕影院、幻影成像、全息投影、DID拼接屏、三维动画、实景影片、CG特效等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分别展示中华传统农耕文化和科技手段，演示杂交水稻的产生、发展和影响，让观众获悉水稻悠久的耕作历史、了解水稻先进的栽培技术、懂得水稻艰辛的生长历程、感知水稻科技的巨大成果，以此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并内化为“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文化自觉。

观众漫步“历史厅”，能通过稻作文物直观体会水稻栽培从“刀耕火种”到“精耕细作”的种种创造，感受栽培野生稻到高产杂交稻的蜕变和升华；徜徉在“科技厅”，能通过水稻生长各个阶段的植物标本，包括水稻土壤、水稻种子、幼苗、拔节、扬花、孕穗到成熟期的植株标本以及各类水稻病虫害标本，学习水稻相关科学知识；步入“隆平厅”，能通过以袁隆平院士为代表的杂交水稻领域科学家的科研著作、手稿和他们研发的杂交水稻材料，直观体验中国杂交水稻的发展历程以及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与“禾下乘凉梦”。同时，为了进一步延伸稻作文化教育阵地，拓展农耕实践教学内涵，丰富农耕体验载体，博物馆在室外专门开辟了水稻梯田，种植优秀水稻品种，定期开展翻耕、插秧、除草、收割等农耕体验活动，将稻作科普宣传教育与劳动实践有机结合，实现了室内观展长知识、户外体验得感悟的农耕文化教育闭环，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年龄观众来博物馆进行农耕文化学习体验的需求，不断提升人们的爱粮节粮意识。为进一步提升基地教育内涵，扩大基地品牌影响力，计划2023年完成“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生平业绩陈列”改造。今后在藏品与科学研究上发力、借力，瞄准国家一级博物馆目标，久久为功，绵绵用力，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下，实现博物馆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积极整合基地资源 彰显阵地“魅力”

博物馆高度重视藏品征集工作，先后从湖南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调拨城头山、八十垱、澧县平原等地出土的稻作文物100多件；委托湖南省文物交流中心代征近100件各个历史时期出土稻作器物；通过熟悉稻作文化的专家引荐与湖南、贵州、浙江、北京等地的收藏家建立了联系，系统征集了各个稻作区区域农业生产生活器具；接受湖南农业大学、湖南农科院、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江西农科院、福建农科院、湖北农科院等多家科研机构 and 知名农学家捐赠的大量文献资料和稻作书籍，全馆文物及藏品达到13000多件，珍贵文物230件，基本形成以稻作藏品为特色的收藏体系。同时，博物馆不断加强讲解员队伍建设，深入挖掘文物藏品背后的故事，让文物“活”起来，让藏品“亮”出来，讲好中华农耕文化故事，传递爱粮节粮理念。距今5300年—4000年的炭化稻谷、湖南农大的科研人员最新研究制作的水稻活体植株标本以及委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佛山秋色传承人制作的精美花样米食等都成为了博物馆特色藏品。走进博物馆，观众不仅能直观感受到中国的水稻种植史、栽培史，更能品读到一部中华民族不断开拓、垦殖、成长、进步的史诗，爱粮、节粮、惜粮成为每一位来馆参观者的共识。此外，博物馆还通过与文旅部门紧密合作，将辖区内的文博旅游资源进行充分整合，策划举行了以“芙蓉等你来”为主题的美容区文旅系列活动，发布了以隆平水稻博物馆+湖南湘绣博物馆+中国红瓷器+湖南省茶叶博物馆为主题的研学芙蓉文博旅游精品线路，向市民和游客推介。与辖区12所中小学进行馆校共建，利用学校劳动实践课时间由老师带领来馆进行稻田管理，其收割的稻谷由学校收回并作为劳动奖励分发给学生。此举吸引了学生及家长的热情参与，并对博物馆和学校开辟的农耕文化实践基地大加赞赏。此外，主动与市、区素质教育基地衔接联系，将博物馆纳入素质教育基地课程体系，保证每年近10万名学生来博物馆进行研学，开展农耕文化体验。中央电视台科学频道、中国网、湖南卫视、全国移动电视等多家电视媒体将隆平水稻博物馆作为取景场地进行专门的报道或节目拍摄，录制了《加油，向未来》《梦想铸就金色辉煌》《似是故人来》等节目。2021年CGTN西语频道、英语频道《万亿城市》系列报道长沙站分别在馆直播。湖南卫视来馆拍摄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大型人物纪录片，并在馆内进行了《鲜厨100》《我的家乡，好美！》等节目的录制。2020年4月2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稻作传万年，稻香飘海外》专题推介文章，并在“学习强国”上转载。2021年3月16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在这里体验一株水稻的文化传承》专题推介文章，稻博作为全国粮食安全宣传教育基地的品牌影响力迅速提升，辐射示范作用不断加强。

策划主题宣教活动 激发阵地“活力”

博物馆依托三大主题陈列和隆平文化园，开发以水稻为主题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等农耕文化课程体系，并在稻田内打造7大主题研学活动教室，定期在户外水稻梯田开展翻耕、插秧、除草、收割等农耕体验活动，让广大青少年感受劳动之“美”，树立实干兴邦之志。每年结合二十四节气、世界粮食安全日、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科普日、文化遗产日等节点，大力开展农耕文化体验、劳动习惯养成等活动，在弘扬中华传统农耕文化、彰显中国水稻科技成果的实践中融入民族自豪、爱国情怀的教育，高层次、全方位、多领域培养青少年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爱粮节粮的节俭意识。策划“春耕亲子体验——快乐插秧小农夫”活动，让学生以家庭为单位，在讲解导师带领下开展“重拾农耕乐——开展自然游戏”“汗滴禾下土——体验快乐插秧”“粒粒皆辛苦——增强感恩意识”等研学活动；策划“舌尖上的中国——米食非遗之旅”文化遗产主题活动，让学生家庭在导师带领下开展打糍粑、品甜酒、包粽子、喝擂茶、识米粉等美食制作和品鉴活动；策划“勤劳小农夫”水稻丰收节活动，让孩子们体验“五谷贴画”和“收割水稻”两个研学活动，实现了将爱粮宣传教育与劳动实践有机结合。另外，还举办“反对浪费、崇尚节约”社会实践活动，“元宵佳节做汤圆、稻博园里说丰年”“学雷锋精神，做稻博传人”“长沙市第三期青少年科普研学训练营”“谷雨栽早秧，节气正相当”科普教育活动，“粽叶青青艾草芳，湖湘儿女品粽香”非遗文化研学活动等，带领孩子零距离感受农耕文化的独特魅力，感悟大自然独特的生命力。博物馆面向社会免费开放以来共接待观众300万人次，年均60万人次，全民爱粮节粮在三湘大地蔚然成风，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贡献隆平水稻博物馆力量。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博物馆事业取得长足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工作，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越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中国博物馆行业的积极探索与充分实践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在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约束下，博物馆的快速发展与探索实践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诸如博物馆个体资源的有限性与公众对博物馆文化精神生活需求不断增长之间的矛盾；因此有必要对博物馆和公众的行为与意识进行理论分析和思考。

当前中国博物馆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特性

博物馆是公益性的文化服务机构。很多博物馆以无门槛或低门槛的方式接纳社会公众，提供其投入大量资金、智力等成本所创造的文化产品，并倾听社会公众的意见反馈。公共性成为博物馆伦理道德的基础，也使得博物馆成为一种实践性很强的行业。宏观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革、以人为本与和谐发展理念、文化自信与先进文化建设；微观上，人为与自然的突发性事件应对、市场化、社会化与个性化适应等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牵动博物馆的行为。比如，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博物馆如何表达，就成为一个具体而深刻的伦理问题。是在疫情暴发初期，就义无反顾地表达博物馆的文化担当和精神贡献，追求时效性呢？还是在疫情过后沉淀三五年，慢条斯理地归纳分析，注重反思性呢？对于中国博物馆来讲，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做出的抉择。

鉴于此，当前中国博物馆在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呈现出以下特性：

1. 人类文明进程中和自然演变过程中存在的一切，均有可能通过博物馆的形式展现出来；决定了博物馆类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决定了博物馆行为的专业性。
2. 现代科学和信息技术手段以及新材料的广泛运用，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也深刻影响着博物馆的呈现和展示方式。
3. 在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的情况下，博物馆恰恰是通过各种技术整合、各种职能延伸以及强调利用率、影响力和覆盖面来实现它的社会价值。
4. 作为一种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社会思想、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措施、文化潮流、民俗习惯等因素会影响博物馆的运行方式。
5. 社会发展导致的物质载体快速更新、迭代和淘汰，以及视频、音频等物质载体的多维化，使得博物馆的核心业务——社会发展见证物的征集、表现出进退失据或者越来越强的非物质化倾向。
6. 博物馆在服务公众过程中，在专业性与通俗性之间仍然难以达到平衡；博物馆专业人员在展览策划、展品释读等方面容易面临来自两方面的难题。

由此可见，中国博物馆的探索与实践，不可能不紧跟时代的步伐，博物馆的发展历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接受影响的过程，种种社会思潮和公众诉求内化成博物馆的价值和功能，成为博物馆发展的社会推动力。

以上，仅仅是中国博物馆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部分特性，有些是长期存在的，有的具有阶段性。但是作为公共性的文化机构，博物馆本身具有的社会属性，决定了其在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受到社会总体发展进程的推动或者制约。问题是这些特性对于博物馆行业群体来说，往往流于抽象的概念表达；而对于个体博物馆来说，却成为涉及博物馆伦理的突出问题。

笔者在南通博物苑工作期间，有幸结识了地方上的许多前辈、师友，他们在南通地方文化遗产保护和历史人物张謇的研究方面，一直非常地执着，他们视南通博物苑为地方文化遗产保护的晴雨表，常常以不同的方式表示对南通博物苑事业的珍爱和支持，细小到每发现与南通博物苑相关的只言片语都会送到南通博物苑来。每当此时，我心里都充满了感动。有一段时间，我的办公室亦被戏称为“老年人联络部”。不知不觉中，我把呈现完整的南通博物苑历史面貌的工作当成了自己一个梦想。

2017年，尤世玮先生约我写一本介绍南通博物苑的书，他说“江海文化丛书”不能没有讲南通博物苑的，我深以为然，就满口答应了。其实这也一直是我的一桩心事，这种使命感交织在日常繁杂的工作中，现在终于可以当作一项任务去完成了，我自然是高兴的。

时光荏苒，世事难料。如今，我已完全脱离了南通博物苑的工作，在“隔离”的状态中撰《南通博物苑》书稿，虽然能集中精力思考，可因远离了原先的工作岗位与生活环境，积累的资料不能随手查阅，为写作增加了新的困难。现在这本小书，有几个方面需要说明：

此书写作初衷是面向普通读者全面介绍南通博物苑的历史面貌，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谋篇布局并不是按照一座博物馆的专业工作流程来编排的，而是兼顾了博物馆专业和一般阅读习惯。关于南通博物苑的研究，前人已有许多的研究成果，研究方向尤以从博物馆专业的角度，讨论张謇的博

博物馆的边界

——博物馆服务公众的伦理困境

张慧国

个体博物馆的局限性与伦理困境表现

相对于博物馆行业群体的抽象存在——它必然是全面的、永久的、完美的，个体博物馆作为具体存在，必然有先天局限，是不完美的。比如，个体博物馆的办馆经费、场馆条件、工作人员的数量与素质、馆藏品的数量与质量以及所在区域的地理位置、人文资源、政策措施等等，构成了个体博物馆的资源禀赋。即使是一家资源禀赋再优越的历史类博物馆或者艺术类博物馆，它的馆藏品再丰富出众，它给公众呈现出来的也不可能是完整的历史或者完整的艺术，它能提供的仅仅是关于历史或者艺术的少部分的见证物。因此，对于以物为主要呈现方式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博物馆的先天局限性不可避免，它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是片段的、残缺的。所以，博物馆仅仅是我们认识历史、认识自然、认识人类社会的一个美丽的侧面，一个十分生动的补充。一般情况下，公众不可能在博物馆获得某一方面的完整的体验，他必须在走进博物馆前或后，通过其他方式进行弥补，才能形成相对完整的认识链条。

形成个体博物馆伦理困境的因素也许很多，本文只着重从两个方面阐述。一是社会层面往往将对博物馆行业群体的要求、约束、期许施加到个体博物馆身上。作为当地政府部门管理的博物馆，往往被视作当地的会客厅，展示当地文化形象的窗口，会客厅与窗口的功能都是综合性的，而当地博物馆未必具备综合性的资源禀赋。比如一家艺术类型的博物馆，在当地主管部门的要求和公众的期待下，要办一个战争题材的展览；一家历史类型的博物馆要在暑假期间举办一个满足孩子们需求的关于恐龙化石的展览；我们不能说孩子们的期待是过分的，可是这对于非其专业所长的博物馆及其策展人来说，又成为不得不面对的职业道德和伦理困境。二是社会层面往往把博物馆教育当作学校教育来看待，特别是当作中小学教育（教授式的教育）对待。博物馆教育属于社会教育的范畴，教育方式是自主式的。然而当我们把博物馆教育纳入学校教育范畴内，问题来了，博物馆举办的展览必须让公众都看得懂；博物馆提供的知识链条必须是完整的；博物馆提供的文化产品，包括展览方式和展品释读，必须是讲授式的，信息必须是现成的；否则，按学校教育的表达方式，你就不是一个好“老师”，你就没有把问题讲清楚。由此，我们看到博物馆策展人为办好一个展览而付出的艰辛努力；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都罗列出来，以避免质疑；为了弥补展品之间的缺环而绞尽脑汁，设计模型，制作场景，绘制图表，复制替代品，再辅以一种声像技术设备，妄图打造完整的展览叙事体系；展览语言既要简洁，又要清晰，还要趣味，同时还不能忘了给生僻字注音，对吗？很难说不对。可是考虑到个体博物馆的资源局限性，这个平衡尺度如何把握，又回到了博物馆的伦理问题上。笔者几年前在博物馆看到，一位母亲带着七八岁的儿子参观青铜器的展览，母亲强令孩子把展板上的文字都记在笔记本上（这种典型的学校教育方式，在博物馆里司空见惯），结果引起孩子的强烈反感，吼道：“你让我看这些破铜烂铁有什么用？”几年过后，言犹在耳。事实上，走进博物馆不一定要有完整的认知或者体验，它是典型的点性教育方式，而不是面性甚至线性的，它通过感官来激发好奇心 and 兴趣点，让公众有一点触动，能睹物有所思；有一点感悟，能悟到人类文明的多元化和大自然的无穷魅力；从而懂得赞美，学会欣赏。某种程度上，博物馆就像是断臂的维纳斯，呈现的恰恰是不完美的美；从根本上讲，博物馆教育更是一种价值教育，而不只是知识培训。

《南通博物苑》

——呈现完整的博物苑历史面貌

金艳



物馆理论与实践者为多。在这个研究方向中，探讨博物馆的理论远远多于探索博物馆的实践，而博物苑的实践方面多为事例的列举，较少有实践过程的探索与钩沉。21世纪初，逐步出现突破博物馆理论框架，把南通博物苑放入历史文化大背景下的研究成果。2002年，南通博物苑赵鹏老师著《漫步博物苑》，首次将张謇创办南通博物苑的实践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和诠释，当时南通的地方报刊《江海晚报》逐篇进行了转载，影响颇大。此后，将南通博物苑置于近代史背景的研究渐次出现。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我在写作中打破了研究区域的界限，着力按读者感兴趣的内容去铺设，这样就触礁

个体博物馆的伦理角色引导与塑造

也许存在的个体、组织或者社会不可能完全摆脱伦理问题的纠缠，所以博物馆也不大可能彻底走出伦理困境。但是既然个体博物馆的资源局限性是先天性的，那么如何为它理性发展提供理论引导就成为有必要的探索。

1. 充分重视博物馆伦理学与博物馆人学理论对个体博物馆实践的指导意义。

博物馆行业群体与个体博物馆的关系，非常相似于人与个人的关系。人与博物馆行业群体各自作为一种总和，具有抽象的概念属性；而个人与个体博物馆作为具体的存在，都具有先天的局限性。个人的生存至少面临三项任务：个人的发展，个人与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群体之间的交往与互动，个人对于社会的回馈；博物馆亦如是：个体博物馆的发展、个体博物馆之间以及博物馆行业群体之间的交往互动、个体博物馆的社会贡献。人与博物馆行业群体、个人与个体博物馆之间所建立起来的较为严密的对应关系，说明博物馆行业的全面发展特别是个体博物馆的良性发展，也许可以借鉴人学理论的相关原理。

“对于博物馆的伦理来说，是探讨如何成为最理想的博物馆的问题。”博物馆的伦理问题的思考是博物馆成熟的标志。特别是对于个体博物馆来讲，只有伦理形象相对明晰，然后才能讨论个体博物馆的社会角色到社会责任。什么时候个体博物馆需要与博物馆行业群体承担一致的社会责任，要集体统一发声？什么时候个体博物馆需要承担专业角色，发出自身独特的声音？博物馆的专业性不体现在科学管理和运营、策展人制度、馆长任职资格等，更主要的是社会角色，也就是个体博物馆专业伦理角色，只有充分实现了这种角色，才能增强和发挥博物馆的力量。

2. 博物馆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应充分尊重博物馆行业群体与个体博物馆不同的客观发展规律。

作为公共性、公益性的文化服务机构，博物馆的基金会（资金筹措）、理事会（运行管理）以及志愿者和博物馆之友（公众参与）等社会化因素与程度，对博物馆的健康良性发展可以提供强有力的推动力和约束力，也就是说，良好的社会环境是博物馆发展的温床。而对于个体博物馆来讲，社会层面应充分尊重个体博物馆的专业性和个性化诉求，就像欣赏个人的优势与特长一样；也要包容与公平对待个体博物馆的力所不及与有所不为，就像理解个人的缺点与不足。应该充分尊重个体博物馆的独立发展意愿和发展道路选择；个体博物馆之间应该像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和而不同而不是盲目地攀比与仿效。因此，对于博物馆行业群体来说，来自外部的社会推动力是主要的；而对于个体博物馆来说，激发其内生发展动力是主要的。

博物馆的宗旨与边界

博物馆的宗旨、使命是博物馆存在的理由和目的，“宗旨与使命决定博物馆的收藏边界、展示边界、教育边界”。而资源禀赋不同的个体博物馆的差异化 and 自主性发展，才能确立起它的宗旨与使命，才能避免除了馆藏文物不同之外的“千馆一面”的发展境遇，减少对于历史文物持久不息的争夺。

有界的、不完美的个体博物馆的聚合，才能形成无界的完美的博物馆行业群体；无界的、追求完美的个体博物馆的聚合，可能形成的是一片混沌的博物馆行业群体。

博物馆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我们应该把它打造成“浪漫的事业”。

到了许多未涉及的课题。聚焦这些问题并非猎奇，既是本书内容的需要，也是现实关照，寻求对当今的启示。

例如，人们都知道南通博物苑植物的多样性，有一种观点就认为只要增加新品种就是对张謇办博物苑精神的继承，真是这样吗？通过探索苑内植物的来源，我认识到这个“丰富性”是有它的选择标准的，也是有边界的，它基于张謇丰富的文化积淀和博物学知识，更重要的是还有地方建设与教育需求的适配性。又如，南通博物苑环境优美，每一栋建筑的风格均不一样，苑内多名贵花木，四季鲜花盛开。有观点就认为，凡是美的事物都可以在苑内添置，事实上，张謇在营造这些美丽的景物时，均融入了历史人文的内涵，岂是一个表象能替代的呢？

另需说明的是，此书的写作本意是创作一本通俗读物，尽量避免使用晦涩的词语，但文中还是大量地引用了文献原文，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方面博物馆是历史文化的精粹地，博物馆人有责任和义务引导现代人去接近历史。另一方面是如何对待前人研究成果的问题，在方便读者阅读和保留史料的权衡中，我选择了后者。这里出于两种考虑，一是前人已有精妙的论述，不妨照录，张謇写《家诫》时摘录了古人的话：“我之爱子孙，犹之古人也；爱之而欲勉之以进德而继业，亦犹古人也。与其述己意，毋宁述古人。”每见好章句，即有此共鸣。二是当时的游记与著述，有多重证史之功，得之不易，隐之可惜；而且，我深知地方史研究的寂寞，或许原文的转抄可以更好地帮助后来的学人，所以就采取了尽量保存史料的处理方式。